



「英」彼得·沃森 著

THE MODERN MIND

20
世纪思想史
(下)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朱进东 陆月宏 胡发贵 译

「英」彼得·沃森 著

20 THE MODERN MIND
世纪思想史
（下）

朱进东 陆月宏 胡发贵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目 录

序 言 1

导论 思想规则的演进 1

第一部分 从弗洛伊德到维特根斯坦：起点的意义

第 1 章 打破宁静

- 揭去无意识的面纱(11)
- 欧洲的母亲文明(15)
- 重新发现的基因(17)
- 普朗克的量子(20)
- 毕加索在巴黎(23)

第 2 章 思想中途的小憩之地

- 德国人在思想领域的卓越地位(28)
- 维也纳咖啡馆：思想的集市(28)
- 施尼茨勒与霍夫曼斯塔(30)
- 布伦坦诺与胡塞尔(32)
- 克拉夫特-埃宾的《性精神变态》(35)
- 瓦格纳与洛斯(36)
- 魏宁格与克里姆特(37)
- 马赫(38)

第 3 章 达尔文的黑暗之心

- 尼采(43)
- 凡勃伦(45)
- 斯宾塞(45)

- 海克尔(46)
- 拉普热的“种族灾难”(46)
- 拉采尔的“生存空间”(47)
- 休斯敦·张伯伦(47)
- 诺尔道的《堕落》(47)
- 高尔顿的优生学(48)
- 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49)
- 韦伯的新教伦理(50)
- 康拉德笔下的非洲(52)

第 4 章 现代性的少女们

- 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和《厄勒克特拉》(59)
- 勋伯格的《期望》(63)
- 毕加索画中的妓女(66)
- 康定斯基纯粹的抽象作品(70)
- 柏格森的生命冲动(72)
- 庇护十世的通谕(75)
-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76)

第 5 章 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

- 大学生活(83)

- 艾略特(84)
- 皮尔士、詹姆斯和实用主义哲学流派(85)
- 杜威(87)
- 哈佛商学院(88)
- 泰罗的科学管理(89)
- 霍夫施塔特与美国的实用文化(89)
- 沙利文与摩天大楼(90)
- 基尔德夫尔希尔斯(92)
- 垃圾箱画派(95)
- 《火车大劫案》(96)
- 格里菲斯与璧克福(97)

第6章 $E=mc^2$, $\Delta/\equiv/ v+C_7H_{38}O_{43}$

- 卢瑟福的原子(102)
-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05)
- 贝克兰的“难对付”的树脂(108)
- 罗素与怀特海(110)
- 肾上腺素(114)
- 埃尔利希的魔弹(115)

第7章 血液之梯

- 杜波依斯与《黑人的灵魂》(122)
- 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125)
- 路易斯安那购地展览会(126)
- 摩尔根与果蝇(127)
- 博厄斯与《原始人的心灵》(129)
- 宾厄姆与马丘皮丘遗址(132)
- 韦格纳的大陆漂移说(135)

第8章 火山

- 军械库画展(141)
- 德国松德尔本画展(142)
- 阿波里耐的《醇酒集》与“地带”(144)
- 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佳吉列夫与尼任斯基(145)
-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47)
- 玻尔的轨道(149)
- 《死于威尼斯》(150)
- 《儿子与情人》(151)
- 普鲁斯特(152)
-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决裂(154)
- 弗罗斯特(158)

第9章 反击

-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知识上的后果(162)
- 整形外科(164)
- 血型测定与输血(165)
- 智商概念(165)
- 美国化的智商(166)
- 精神分析学受到尊重(168)
- 战争诗人(170)
- “相对的”习惯(175)
- 招魂说(176)
-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76)
- 苏黎世的达达主义(180)
- 俄国革命中的艺术家(183)

第二部分 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庄园》：文明及其不满

第10章 日食

-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5)
- 凡尔赛(197)
-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198)

- 中国的“五四运动”(202)
- 卢卡奇的星期天小组与巴尔托克的《蓝胡子公爵的城堡》(204)
- 爱丁顿在普林西比岛(207)

第 11 章 贪婪的荒原

- 托尼的愤慨(213)
- 艾略特的《荒原》(215)
- 皮兰德娄的无遮蔽的舞台(218)
- 卡尔·克劳斯的《人类的末日》(219)
- 乔伊斯的布卢姆(221)
- 叶芝(223)
- 盖茨比的诸多荒原(225)
- 普鲁斯特(227)
- 纪德的道德荒原(229)
- 伍尔夫的《雅各的房间》(230)
- 勃勒东的隐秘的无意识(231)
- 恩斯特与达利的生物荒原(232)
- 马格里特(233)

第 12 章 巴比特的米德尔敦

- 智商与人种(238)
- 斯科普斯审判案(239)
- 《巴比特》(240)
- “中等文化修养的人”的概念(242)
- 《米德尔敦》(244)
- 哈莱姆文艺复兴(247)
- 《纽约人》(249)
- 英国广播公司的诞生(251)

第 13 章 英雄的黄昏

- 《卡里加里博士的密室》(255)
- 瓦尔堡艺术史研究所(257)
- 包豪斯(258)
- 法兰克福学派(259)
- “秘密德国之王”(261)
- 里尔克(261)
- 《魔山》(263)
- 序列音乐(264)
- 布莱希特(266)

- 海德格尔(268)
- 《历史与阶级意识》(269)
- 维也纳小组(270)
- 穆西尔(271)
- 卡夫卡(273)
- 希特勒与第三帝国的思想渊源(275)

第 14 章 进化之进化

- 《进步的观念》(284)
- 图特安哈门陵(285)
- 乌尔(288)
- 伍利与苏美尔(289)
- 洪水与最早的图书馆(289)
- 拉斯沙姆拉与厄勒的演变(290)
- 用年轮确定年代(291)
- 辉格历史观(293)

第 15 章 物理学的黄金时代

- 卢瑟福使原子产生核裂变(297)
- 玻尔把物理学和化学联系起来(299)
- 泡利的不相容原理(299)
- 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300)
- 薛定谔的波粒二象性(301)
- 查德威克与中子(302)
- 哈勃的宇宙膨胀理论(305)
- 泡令的化学键(307)
- 惠特尔与奥海恩的喷气式飞机(309)
- 哥德尔定理(311)

第 16 章 文明及其不满

- 弗洛伊德与西方的健康(316)
- 荣格的现代人(317)
- 霍尔奈的“神经质人格”(318)
- 《一间自己的屋子》(319)
- 米德与本尼迪克特的人类学(320)

-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325)
- 《美国文明中的黑人》(326)
- 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327)
- 奥威尔笔下的巴黎、伦敦和威根(328)
- 芒福德视野中的城市(331)
- 英格教长与罗素(333)
- 《大众的反抗》(335)
- 韦布夫妇在苏俄(336)
- 罗森贝格的“神话”(338)
- 赫胥黎的“新世界”(341)

第 17 章 文化围剿

- 德国艺术家黑名单(347)
- 绘画作品在劫难逃(348)
- 爱因斯坦受到迫害(349)
- 幸运的弗里施(351)
- 关闭包豪斯、瓦尔堡艺术史研究所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变化(351)
- 有家难归的法兰克福学派(352)
- 流亡中的维也纳小组(353)
- 对弗洛伊德的攻击(354)
- 对阿伦特的攻击(355)
- 洛伦茨关于纳粹的著作(357)
- 希姆莱的“科学”(358)
- “堕落艺术展”(359)
- 朋霍费尔哲学、勇气和死亡(361)
- 苏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国有化(363)
- 红色教授(365)
- 高尔基(365)
- 瓦维洛夫被捕与李森科(366)
- 对科学家的清洗(368)
- 克格勃文学档案馆(369)
- 曼德尔施塔姆之死(371)

第 18 章 不起作用的安慰

- 有声电影(378)
- 戈培尔与里芬施塔尔(380)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383)
- 国际现代建筑学大会(384)
- 奥登与奥登一代(385)
- 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作家(387)
-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388)
- 企鹅图书(390)
- 《小说与读者公众》(391)
- 凯恩斯关于就业和货币的理论(393)
- 波特(395)
- 赛璐珞与尼龙(397)
- 奥尼尔(398)
- 《植根故土》(400)
- 《公民凯恩》(401)

第 19 章 希特勒的礼物

- 流亡在美国的艺术家(408)
- 流亡在土耳其的德国学者(409)
- 数学家、音乐家和心理学家逃亡美国(411)
- 弗赖伊与紧急救援委员会(411)
- 流亡大学(413)
- 蒙德里安的纽约绘画作品(413)
- 勋伯格(和众画家)在洛杉矶(414)
- 柯尔斯坦与巴兰钦(415)

第 20 章 巨人

- 图灵、密码发送机和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421)
- 雷达(425)
- 青霉素(427)
- 拉斯科洞穴(428)
- 进化论的综合(431)
- 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433)

第 21 章 无路可退

- 曼海姆(438)
- 熊彼特(439)
- 哈耶克(441)
- 波普尔(441)
- 《基督教与社会秩序》(443)
- 贝弗里奇报告(445)
- 《动物庄园》(449)
- 凯恩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450)
- 布雷顿森林会议与战后和平(451)
- 《美国的困境》(452)

第 22 章 八月之光

- 核链式反应成为可能(457)
- 费米(458)
- 核裂变(460)
- 海森伯与玻尔的会面(462)
- 曼哈顿计划(463)
- 德国、苏俄和日本关于原子弹的计划
(463)
- 广岛(466)
- 《菊与刀》(467)

第三部分 从萨特到《平静的海》：新人类的 条件与伟大的社会

第 23 章 辞旧迎新中的巴黎

- 萨特(475)
- 梅洛-庞蒂(478)
- 左岸(479)
- 克拉夫琴科(480)
- 梅西安(481)
- 巴黎学派的画家(482)
- 加缪(483)
- 热内(483)
- 贝克特(484)
- 尤内斯库(487)

第 24 章 女儿和情人

- 波伏娃(491)
- 金西的报告(493)
-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496)
- 平卡斯与避孕药(497)
-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499)
- 弗里登的《女性的秘密》(499)

第 25 章 新的人类状况

- 《孤独的人群》(504)
- 《权威型的人格》(506)
- 阿伦特(507)
- 弗罗姆的《健全的社会》(508)
- 《组织人》(510)
- 米尔斯(510)
- 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513)
- 罗斯托(515)
- 帕卡德的《幕后说客》(517)
- 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518)
- 《知识精英的兴起》(520)

第 26 章 准则的裂缝

- 艾略特的《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524)
- 利维斯(526)
- 特里林(526)
- 《美国精神：对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美国人的思想和性格之解释》(527)
- 金斯堡的《嚎叫》(528)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530)
新流行艺术(531)
鲍德温(533)
《瓦解》(534)
莱维-斯特劳斯(535)
回归传统倾向与拉金(537)
《文化的用途》(540)
威廉斯(541)
斯诺的两种文化(542)

第 27 章 大自然的力量

波拉尼(550)
《一九八四》(551)
再论李森科(552)
肖克莱与晶体管(555)
沃森、克里克与脱氧核糖核酸(557)
科罗廖夫与人造地球卫星(560)
利基夫妇与东非人(563)
《科学革命的结构》(566)

第 28 章 去除形而上学的思想

《精神病患者》(572)
《分裂的自我》(573)
赖尔(574)
维特根斯坦(574)
精神分析的失败(575)
斯金纳与乔姆斯基(577)
母爱缺失症(580)
皮亚杰(581)
镇静剂(582)
莱恩(583)
马尔库塞(584)

第 29 章 曼哈顿计划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588)

美国的难民分析家：贝特尔海姆与埃里克森(589)
美国物理学家：伽莫夫、盖尔-曼与夸克(591)
沃霍尔(594)
最后的先锋派(597)
桑塔格的《反对阐释》(599)

第 30 章 伟大社会中的平等、自由与正义

约翰逊的密歇根演讲及其背景(602)
《自由的宪章》(603)
弗里德曼(605)
《另一个美国》与雅各布斯(606)
金与民权运动(608)
法农、克利弗、安热卢(612)
格里尔(615)
米切尔(616)
米利特(617)
海特(618)
科尔曼报告(619)
詹森与詹克斯(620)
《废除传统学校的社会》(622)
《单向度的人》(623)
梅勒(624)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625)
俄国的疯狂(627)
索尔仁尼琴(628)
伯林论自由(632)
麦克卢汉(633)
德博尔(635)
罗尔斯的《正义论》(636)
诺齐克论无政府主义(637)
斯金纳论自由与尊严(638)

第 31 章 长时段

- 海底扩张与板块构造(645)
- 白令陆桥(647)
- 戴维森的《重新发现的古代非洲》(648)
- 布罗代尔与年鉴学派(649)
-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653)
- 伦弗鲁的碳-14 革命(655)

第 32 章 天与地

- 登陆月球(659)
- 脉冲星与残余体辐射(662)

第四部分 从反正统文化到科索沃**第 33 章 新感觉**

- 石油危机(687)
- 《新工业国》(688)
-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690)
- 罗萨克的反正统文化(693)
- 《禅与摩托车保养艺术》(696)
- 沃尔夫的试验(697)
- 惟我的 10 年和拉希教授的《自恋的文化》(698)
- 《宗教与巫术的衰落》(700)
- 《颠倒的世界》(702)

第 34 章 遗传学踪影

- 行为学(707)
- 《非洲人的起源》(708)
- 三位非洲女性(709)
- 《塞伦盖蒂的狮子》(712)
- “露西”和拉托里(713)

- 《最初的三分钟》(664)
- 类星体(665)
- 《〈圣经〉与考古学》(667)
- 蒂利希(668)
- 布尔特曼(669)
- 德日进与尼布尔(670)
- 梵蒂冈第二次普世会议(672)
- 卡森(674)
- 《增长的极限》(676)
- 《绿色美国》(677)

- 桑格两获诺贝尔奖与基因技术公司(716)
- 莫诺(717)
- 社会生物学(719)
- 道金斯关于弱肉强食世界的数学(720)

第 35 章 法语世界思想集锦

- 博尔布格画廊与皮亚诺和罗杰斯(724)
- 听觉协调/音乐研究院与布莱兹和施托克豪森(726)
- 拉康(728)
- 福柯(730)
- 皮亚杰的《结构主义》(732)
- 德里达(733)
- 阿尔都塞(735)
- 哈贝马斯(736)
- 巴特(738)
- 布雷松(739)
- 塔蒂(740)
- 特吕弗(741)

戈达尔(743)

布鲁克的国际戏剧研究中心(744)

第 36 章 获利与行善

《认真对待权利》(751)

《选择的自由》(752)

索洛的剩余理论和新的增长理论(755)

森关于饥荒的考察(757)

《令人满意的文化》与《失去根基的美国
社会政策》(759)

困扰美国的种族问题(761)

第 37 章 压抑的报应

艾滋病(765)

β -受体阻滞剂(767)

免疫抑制剂和心脏移植(767)

致癌基因(768)

桑塔格的《作为隐喻的疾病》(769)

艾滋病与艺术(771)

对精神分析学的抨击(771)

对米德的抨击(773)

第 38 章 地方性知识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777)

罗蒂的哲学(779)

内格尔的《人的问题》(783)

格尔兹(785)

普特南(786)

蒯因(787)

麦金太尔(788)

哈维的短暂的真理(789)

第 39 章 最好的理念

基因鉴定理论(794)

生命的起源(795)

马古利斯的真核细胞(797)

K / T 界线—恐龙的灭绝(798)

图尔卡纳人(800)

线粒体 DNA—母语(801)

新达尔文主义者及其学派的争论(804)

《贝尔曲线》(809)

人类的基因组工程(811)

关于意识的研究(812)

第 40 章 帝国的回归

莫里森与沃克(819)

马尔克斯(820)

纳拉扬(823)

德赛(823)

拉什迪(824)

奈保尔(826)

雷伊(826)

索因卡(827)

赛义德与斯皮瓦克(828)

《政治无意识》与《政治意义上的莎士比
亚》(829)

马梅特与厄普代克(831)

贝娄(833)

第 41 章 文化战争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837)

《西方经典》(839)

《走向开放的美国精神》(841)

《黑雅典娜》(842)

《重访黑雅典娜》(844)

展品“伊诺拉·盖伊”及其引起的轩然

大波(845)
 美国大学校园中的文化政治学(846)
 《培养人性》(847)
 今日之《伟大的著作》(849)
 希梅尔法布的警告(851)

第 42 章 深层秩序

因特网及其历史(855)
 从霍金的奇点、黑洞到弦理论(858)
 混杂性、人造生命与形态数学(864)

结束语 实证的时代	871
人名表	897
后记	921

辞旧迎新中的巴黎

萨特

1945年10月,法国哲学家J·P·萨特首次访问美国之后(美国的活力和富足至少暂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了全然不同的巴黎。多年的战火和占领,使巴黎遍体鳞伤,而心灵的创伤更甚于有形的破坏(因为德国人手下留情),与美国相较之下更显出鲜明的反差。萨特回国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大学里开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课程,让他惊讶的是,来听讲的人如此众多,以致教室爆棚,而他自己则差一点挤不上讲台。课晚了一小时才开始。一开讲,“他一刻不停地说了两小时,没有板书,双手始终插在口袋里”。讲座名震一时。^①其讲座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不仅在其讲演的高超技巧,更在于这是他首次公开陈述其哲学思想的转变。在战前,萨特的存在主义一直被视为悲观主义理论的典型,现在却摇身一变而为“基于乐观主义和行动”之上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法国维希政府时期发生的一切以及盟军最终胜利的影响。^②萨特自认为其新思想是“1945年欧洲”的“新信条”。萨特成为战后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新姿态,如A·赫尔曼在其文化悲观主义研究中所指出的,与其战争经历密切相关。萨特说:“战争确实使我的生活一分为二。”在讲到“抵抗运动”时期的生活时,他描述了自己的孤独感是如何消失的:“我突然明白我是一个社会存在。……我开始意识到世界的重要,意识到我与所有其他人的联系和他们与我的联系。”^③

萨特于1905年出生于普瓦捷。他生长在优越的家境中,父母处世老练而有教

养,让爱子受到了最好的艺术、文学和音乐教育(他的祖父是 A·斯魏策尔的叔父)。^④他上的是当时巴黎最好的学校亨利四世公学;后来又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最初,他想成为一个诗人,波德莱尔是他特别崇拜的偶像,不过,他很快又被 M·普鲁斯特所吸引,特别是受 H·柏格森的重大影响。他说:“在柏格森那里,我直接看到了一种关于我自己精神生活的描述”,它宛如“来自天国的真理”。^⑤其他的影响来自于 E·胡塞尔和 M·海德格尔。萨特注意起德国思想家是在 30 年代早期,由 R·阿隆所诱发,后者是萨特在公学读书时的校友。当时,阿隆比萨特更为广闻博学,因为他刚从柏林跟随胡塞尔研究回来。胡氏的理论是:传统哲学的形式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胡扯,而真正的知识来自于“我们对事物客观存在形态的当下直觉”,因此,真理最好在“边缘情境”——就如某人闲步人行道而突遇疾驰而来的汽车时所处的那种突然的、瞬间的境遇——中把握。胡氏将那些人们被迫作出“选择和行动”的时刻与生命成为“非常真实”的时刻称为“无中介生存”的时刻。^⑥

1933 年,萨特全然不顾希特勒的崛起,追随阿隆来到柏林。^⑦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柏格森的影响,萨特也受惠于 20 世纪 30 年代巴黎的学术气氛。一位叫 A·科耶夫的俄国侨民在索邦组织了一个讲习班,它向整个一代法国知识分子——阿隆、M·梅洛-庞蒂、G·巴塔耶、J·拉康、A·勃勒东——介绍了尼采和作为进步思想的黑格尔的观念史。^⑧科耶夫认为,西方文明以及它所构成的民主较之其他社会模式(出现于德国和俄罗斯的制度)更为成功,而每个人,甚至包括目前受压榨的劳工阶级,也有可能“资产阶级化”。不过,萨特却有不同的看法,30 年代的他比其俄国老师更为悲观,他在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中,将人描绘成“被判处自由”。对于更多地吸纳海德格尔而不是科耶夫思想的萨特来说,人本质上是孤立的,而又逐渐被物质主义、工业化、标准化和美国化(应提及的是,海德格尔曾受 O·斯宾格勒的影响)所压倒。生活在如此黑暗的世界,用萨特的说法,是“荒谬的”(这是萨特的另一名言);萨特补充说,这种荒谬是空洞的一种形式,使人产生了一种“恶心”意识。这是一种新版本的异化,他曾用这个词作为其 1938 年出版的名为《恶心》的小说的名字。小说中的那位主人公就经历了这种精神的痛苦:他生活在外省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在那里,“一种腻味的病态”主宰着生活,如同穿着时装的“包法利夫人”。^⑨萨特说,大多数人热爱自由却没有自由,因为他们生活在“坏的信仰”中。这是海德格尔关于本真与非本真思想的核心概念,但萨特却变成了著名的存在主义者,^⑩这是由于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写,还以小说来表达哲学思想,后来他还写剧本。虽然战后他变成了乐观主义者,但其思想的里里外外都渗透出对资产阶级生活的憎恶——也可以说是敌视。他爱提及那位乖戾侍者心中的幻念,他的乖戾——“恶心”——的存在,是因为他痛恨侍者的身份,并衷心想成为一位艺术家,一位演员,因为他知道,每时每刻侍者都是身陷

于“坏的信仰”之中，^⑩而只有冲破这种存在状态，才能找到自由。

1944年的巴黎，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了一次再生，这正是因为巴黎曾是一座沦陷的城市。那时很多书遭到了查禁，剧本被检查，杂志被停刊，甚至私人交往也被盯梢。与东欧的一些沦陷国以及荷兰、比利时一样，法国也曾遭由A·罗森贝格领导的一支德军特别部队(ERR)(其目的就是抢夺民间和政府的艺术收藏品)的洗劫。纸张的匮乏导致了图书、报纸、杂志、剧本、教科书、艺术作品的供应不足。萨特之外，这一时期的名流有A·纪德、A·加缪、L·阿拉贡、洛特雷阿蒙、L·布努埃尔、F·G·洛尔卡，另外还有那些此前被严禁来访的美国作家——如E·海明威、J·斯坦贝克、T·怀尔德、D·鲁尼恩。^⑪1944年也以“混战”(Ritzkrieg)之年而著名：虽然战争在继续，巴黎已获自由，而且时贤毕至。海明威访问了S·比奇，她的著名的书店即莎士比亚公司(它出版了J·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虽已歇业，但她在集中营里生存了下来；《时尚》杂志的L·米勒，迅速恢复了和P·毕加索、J·科克托，以及P·艾吕雅的联系和交往；当时其他造访巴黎的名人还包括M·黛德丽、W·夏勒、W·萨罗扬、M·盖尔霍恩、A·J·艾耶尔，以及G·奥威尔。变化是如此显著，新生之风如此淋漓酣畅，以至于西蒙·德·波伏娃开始谈论起“辞旧迎新中的巴黎”。^⑫

对萨特这样的人而言，诸如清除内奸等事，即便不是大快人心，也至少是令人满意的公正之举。M·舍瓦利耶和C·特雷内上了黑名单，因为他们在德国人办的“巴黎之声”电台里演唱过；G·西蒙则被判在家监视居住3个月，因为他允许德国人将其有关玛格丽特的书改编成电影；画家A·德兰、A·D·德塞贡扎克、K·V·东根和M·弗拉芒克(他曾隐藏于解放组织中)等人，则因其在战争期间接受了德国资助的旅行，均被责令为国家画一幅大画以作为一种处罚；出版商B·格拉塞因其过去过分热衷于“奥托名单”而被关押于弗里斯莱斯监狱；这个“名单”中的作品因被“阿贝茨·奥托”(德国驻巴黎的大使)^⑬查禁而得名；L·F·塞利纳、M·莫拉斯和R·布拉西拉夏等作家的命运则更为严峻，因为他们都曾亲维希政权：一些人遭到审判并被判为卖国贼，一些人逃往国外，另一些人则被迫自杀。最臭名昭著的作家是布拉西拉夏，被视为“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曾编过恶毒的反犹太人杂志*Je suis partout*(意为“我无所不在”；别号“Je suis patti”，意为“我已离去”)，在1945年2月被处决^⑭。戏剧和表演艺术家S·吉特里，法国的科沃德式人物也被捕了，并受到审问：为什么同意会见戈林？他回答说：“出于好奇心。”S·利法尔是S·佳吉列夫的追随者，也是维希政府指定的巴黎歌剧院导演，最初，他被终身禁止在法国演出，后来禁期被缩减为一年。^⑮

萨特当年参加过军，在德国被俘过，并成为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视战后为自己的时期，欲为知识界和作家指明新的使命。作为哲学家，他的目的依然是创造“反抗人”，

即反叛者，其使命是颠覆资产阶级；为此，他还额外对分析理性发出了攻击，将分析理性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官方学说”。在战争期间，他震惊于人的孤独感的消失的方式，而现在他觉得，存在主义应该被整合进这种见识中——即行动、选择乃是解决人类困境的方法。对他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存在主义变成了游击战的一种方式，凭此，灵魂孤独而又是整体一分子的个人，发现了他们自身的存在。和西蒙·德·波伏娃、M·梅洛-庞蒂一道，萨特（作为主编）出版了一个新的政治、哲学和文学刊物，名字叫《现代》，其宗旨是“人是完整的：完全自由又完全承担责任。”^⑧事实上，这一群体包含了一大批思想家——柏格森、斯宾格勒、海德格尔。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科学、分析理性和资本主义正在制造一种物质主义的、理性而又粗鄙的世界，这个世界销蚀了人的勃勃生机。所有这些，最终导致萨特成为一位同样彻底的反美国主义者（正如以前的斯宾格勒和海德格尔一样），而这种思想倾向首先是在其《存在主义》一书中表露出来的（1947年）。书中声称“人只是环境的产物”，这是其著名的格言之一；他认为，人类拥有“一种遥远的目标”，以自我实现，为生存而作出选择。为此，人类必须使自己摆脱资产阶级的理性。^⑨毫无疑问，萨特是一位天才的词语制造家，是一位充满批判思想的哲学家。在战后很多人看来，他的思想很有吸引力，尤其是他的实现存在主义的存在的最佳途径、他的成为“真”的最佳途径，就在于鄙弃形而下的事物的思想，恰如海德格尔所曾提出的那样。他认为，批评家比听众拥有一种更为完整生命。后来，他甚至拒绝了诺贝尔奖。^⑩正是这一态度，使其在1948年组建了“革命民主阵线”，这一组织谋划引导知识界以及其他人士摆脱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困境——“冷战”^⑪。

梅洛-庞蒂

萨特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解释说：“如果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不是我的过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现代》3位创始人之一的梅洛-庞蒂，比萨特更为激进，他也参加了20世纪30年代科耶夫的研讨班，也同样醉心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战后，他在推进“反”教条方面比萨特走得更远。在1948年出版的《人道主义和恐怖》一书中，他在激烈的存在主义辩论中将萨特与斯大林相提并论。^⑫其中心思想是：“冷战”是一种经典的“地缘化境遇”，这要求“人类在危机四伏的境遇中作出根本性的决策”；他声称，成功革命的所流之血不会比资本主义帝国导致的流血多，因此前者优于后者，故具有“一种人道主义前景”。依此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全部过失，其粗暴形态较之掩藏在自由资本主义外衣之下的暴力更为“诚实”。梅洛-庞蒂认为，斯大林主义直言不讳其暴力，而西方帝国主义则不然，至少在此意义上，斯大林主义更可人意。^⑬

因此，存在主义、萨特和梅洛-庞蒂，成为战后岁月中大多数知识生活的概念之

父,特别是在法国,但在欧洲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当诸如 A·凯斯特勒——其《中午的黑暗》揭露了斯大林主义的残忍,销售量仅在法国就达到了 25 万册——之类的学者谴责他们时,存在主义者被视为说谎者。^②于是萨特与其他学者起而辩解说:苏联人因羞愧其残暴而予以掩盖,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暴力既肆无忌惮,又明目张胆。法国之所以在苏联集团之外拥有强大的共产党组织,萨特和梅洛-庞蒂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1952 年,除了名字外,在一切方面《现代》都成了一个党的刊物),直到 1968 年学生造反,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们的态度也导致了对美国的哲学偏见,其实欧洲思想中从来不乏对美国的批评,但现在这种不满则沸腾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痛恨。1954 年,萨特访问了苏联,回国后他宣称“苏联存在着真正的批评自由”。^③他也清楚这不是事实,但是他觉得反美比批评苏联更为重要。哲学家萨特和其他学者一样,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立场,并在声援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反美事业时,一再表露出来,如支持铁托的南斯拉夫、卡斯特罗的古巴、毛泽东的中国、胡志明的越南等;而在其祖国,萨特当然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抗议和反对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的领袖,萨特支持阿尔及利亚国民解放阵线的革命,正是这种支持促成了他和 F·法农的友谊^④,法农使萨特思想迈上了一个更重要的台阶。

左岸

较之其他大多数国家,法国拥有更为卓越的知识分子资源。众多街道以哲学家,甚至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名字命名,这在其他地方都是不可想象的。战后的岁月是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在德国占领期间,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一直领导着知识分子的抵抗运动,《法国文学》是其战斗的喉舌。巴黎解放后,其编辑部接管者为 L·阿拉贡,“一位从前的超现实主义,如今幡然变成斯大林主义者”。他第一个动作便是登出了 156 位作家、艺术家、演职人员和院士的名单,他们都曾通敌,这份杂志呼吁对他们给予“正义的惩罚”。^⑤

如今,法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变成了一种僵化的格式:穿着黑色圆翻领的毛衣,抽着雪茄烟,这在某种程度上和萨特的倡导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时他和大家一样,喷云吐雾,口袋里总插着几张报纸。^⑥知识界里各种小群体都有其各自中意的咖啡馆,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是圣日尔曼大道和圣伯努瓦街街口的佛罗耶咖啡馆^⑦。萨特到咖啡馆用早餐(两杯法国白兰地酒),餐毕上楼,在桌子旁坐下,连写 3 个小时,德·波伏娃的一日起居与此完全相同,只是坐在另一张桌子旁。中饭后他们又上楼,继续写 3 个小时。起初店主没认出他们,可到了萨特出名后,打到咖啡店找萨特的电话都打爆了,于是店主特地专门为他装了一部电话供其使用。对面的利普咖啡馆却被冷落了一段时间,因其菜肴颇受德国人喜爱(虽然纪德也曾光顾过)。毕加索和 D·马尔则

喜欢加他兰咖啡馆,此店位于芸香街的奥古斯丁大厦;共产党人则常去位于香榭里大街北边的波拿巴大街;而作曲家则爱去皇家圣日耳曼,它正对着的德马葛咖啡馆,也是萨特比较喜爱的咖啡馆。^⑳不过概而言之,“理智而平淡”的存在主义生活主要表现于东部的圣米热尔大道,西部的圣皮耶街,北边的塞纳河码头一带以及南边的沃日拉尔街之间的地区,这属于萨特的“总教堂”。^㉑那时,很多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也不住在公寓里,而常寄身于便宜的旅馆中,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大部分时间呆在咖啡馆的一个原因。当时惟一一家夜间开张的咖啡馆叫做塔布,它位于道甫街,萨特和梅洛-庞蒂、J·格雷科、A·加缪是那里的常客。J·格雷科是一位说唱艺术家。1947年,B·卢卡斯说服了塔布的店主将地窖租给他,这是一间管状的房间。他在里面搞了一个酒吧,置备了一台留声机和一架钢琴。塔布很快被效仿,从那时起,圣日耳曼和萨特之家成了观光胜地。^㉒

不过,很少有游客读过《现代》,这本杂志创刊于1945年,是经与萨特、德·波伏娃、加缪、梅洛-庞蒂、R·凯诺以及R·阿隆协商后,由G·伽利玛资助出版的。西蒙·德·波伏娃视《现代》为一种她称之为“萨特理想”的样品,而这本杂志确实想成为风云激荡之际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在当时,巴黎充满精神活动,而这不仅是就哲学和存在主义而言的,在戏剧方面有让·阿努伊的《安提戈涅》,而萨特自己的《密室》则发表于1944年,加缪的《卡利古拉》则问世于1年之后,同一年还有J·季洛杜的《夏洛特的女疯子》。萨特的《没有影子的男人》发表于1946年;受L·皮兰德娄影响的E·尤内斯库和S·贝克特正蓄势待发,跃跃欲试。

克拉夫琴科

尽管这令人鼓舞,但在主宰着其他一切事物的斯大林主义问题上,巴黎的知识气氛立即就让人失望了。^㉓正如早已众所周知的,法国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不过,在南斯拉夫按苏联模式实行中央集权,共产党在捷克掌权以及其外交部长J·马萨里克死后,很多法国人发现继续做一个法共党员已不可能,有些人则因为表示不满而被开除;而在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也使法国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产生了鸿沟,其实,两者的关系从来不像知识分子所想像的那样牢固。其后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萨特和他的“家庭”于1947年加入了民主革命联盟。这个政党成立的宗旨是进行独立于苏联和美国的运动。^㉔克里姆林宫对此甚为关注,他们担心萨特的“堕落哲学”——他们就是这样看待存在主义的——会演变为某种“第三种力量”,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现在我们清楚了,日丹诺夫刻意设法处处围攻萨特,尤其是在1948年8月于波兰瓦克劳召开的和平会议上,在会上,毕加索也遭到了攻击。^㉕萨特后来改变了对斯大林主义苏联的论调,声称不论其有多少过错,都是为更大的善付出的代价。随着20世